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瓦列里·波波夫
作品集

ВАЛЕРИЙ
ПОПОВ

第三次呼吸

[俄罗斯] 瓦列里·波波夫 著
杨爱华 管海霞 马继红 苗军 译

ТРЕТЬЕ ДЫХАНИЕ

中国音乐出版社

第三次呼吸

瓦列里·波波夫作品集

ВАЛЕРИЙ ПОПОВ

[俄罗斯] 瓦列里·波波夫 / 著

杨爱华 管海霞 马继红 苗军 /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次呼吸: 瓦列里·波波夫作品集 / (俄罗斯) 波波夫著; 杨爱华等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11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ISBN 978-7-5153-2915-4

I. ①第… II. ①波… ②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6534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01-2014-7007

Южнее, чем прежде

Плясать до смерти

Грибники ходят с ножами

Третье дыхание

Жизнь удалась

Copyright © Валерий Попов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责任编辑: 王钦仁

书籍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7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70×1240 1/32

印张: 20.75 插页: 2

字数: 592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版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7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目录

序 瓦列里·波波夫和他的创作	苗 军	001
比原来向南	苗 军 / 译	007
跳舞至死	杨爱华 / 译	029
佩刀的采蘑菇者	管海霞 / 译	237
第三次呼吸	管海霞 / 译	281
生活成功了	马继红 / 译	513

序

瓦列里·波波夫和他的创作

瓦列里·格奥尔吉耶维奇·波波夫（Валер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опов）是活跃在当代俄罗斯文坛上的重要作家。他是俄罗斯的小说家、剧作家和怪诞手法大师。他的创作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贯穿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在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始终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勇敢和无畏：他从不盲从任何道德或文学的权威，不依附任何文学浪潮和流派，一直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反映俄罗斯社会的沧桑巨变；讽刺和幽默既是他对不尽人意的社会现实抗争的手段，也是他克服悲观与消极、肯定生活与生命的有力武器。

瓦列里·波波夫于1939年12月8日出生在喀山的一个生物学家的家庭里，6岁的时候来到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从此他的生活和创作便与这个美丽的城市息息相关。波波夫1963年毕业于列宁格勒乌里扬诺夫电工学院，直到1969年一直从事工程师的工作。尽管如此，作家对文学的热爱并没停止：根据波波夫自己的回忆，列宁

格勒乌里扬诺夫电工学院甚至比很多文科类的学校对他的文学爱好更有裨益，这里的学习气氛宽松，自由，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其中也包括文学的创作力，作家的文学创作之路正是从这里起步。除此之外，波波夫曾在全苏国立电影学院编剧系的函授部学习过，于1970年毕业。在走上文学道路的过程中，瓦列里·波波夫结识了很多文学上的良师益友。在20多岁的时候作家参加了“苏联作家”出版社附属的文学团体，团体的负责人是当时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之一米哈依尔·斯洛尼姆斯基，而作家与布罗茨基、比托夫、库什涅尔、多夫拉托夫等文学界朋友的友谊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自1963年起，波波夫在《星》《旗帜》《新世界》《列宁格勒》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讽刺小说，其中很多作品中都塑造了城市知识分子怪人的形象。

196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比原来向南》，随后又陆续出版了《这就是我》（1969）、《正常的速度》（1976）、《生活成功了》（1981）、《等着我们》（1984），中短篇小说集《两次来到莫斯科》（1985）、《新舍赫列扎达》（1988）、《胡说节》（1991）、《老虎的爱情》（1993），长篇小说《后宫的日子》（1993），长篇小说《女强盗》（1996），中短篇小说集《在Ю城》（1997），中篇小说《佩刀的采蘑菇者》（1998），中短篇小说集《墨水天使》（2001）、《迷人的僻壤》（2002）、《记住我们现在的样子……》（2003）、《抹大拉的马利亚福音》（2003）、《第三次呼吸》（2003）、《跳舞至死》（2012）等许多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的作品。他还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他的多部中短篇小说都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

瓦列里·波波夫的作品曾获得“多夫拉托夫”最佳短篇小说奖（1993）、《旗帜》杂志奖（1994）、《北帕米尔》杂志奖（1998）、《金奥斯塔普》奖（1998）、《新世界》杂志奖（2003）、别尔金奖（2004）

等一系列奖项。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汉语、德语、匈牙利语、波兰语、捷克语等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影响。目前他除了担任圣彼得堡作家协会主席外（2003年起），还担任了《星》《阿芙乐尔》等杂志的编委、《俄罗斯情节》文学奖评委会主席（2002）、俄罗斯布克奖评委等职务，并被授予“圣彼得堡300年”奖章。

本书收录了作家的五篇重要的中短篇小说《比原来向南》（1969）、《生活成功了》（1981）、《佩刀的采蘑菇者》（1998）、《第三次呼吸》（2003）和《跳舞至死》（2012）。

短篇小说《比原来向南》发表于1969年，作品讲述了主人公去南方出差，为轮船“伊万·弗兰柯”号检修回声探测仪的故事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在从敖德萨到巴统的旅途中，主人公不仅欣赏了南方大自然的美丽景色，更邂逅了一些淳朴乐观、有趣的人们，这使主人公对生活、对幸福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生活成功了》发表于1981年，作品描写了一个貌似荒诞的故事。三个大学时的好朋友毕业后开始了各自不同的生活，忽然有一天，其中两个人得知另一个人溺水身亡，但当他们赶到出事地点时发现，他们的朋友从水里安然无恙地出来了，腋下还夹着条鱼。确实，生命不需要无谓的死亡，也不应浪费在诸如追名逐利、互相攀比之类的毫无意义的琐事上。这部作品在2005年获得了新普希金奖的突出贡献奖，而作品的名字也已经成为作家的独特标志。

《佩刀的采蘑菇者》发表于1998年，在小说中作者以犀利的笔触、怪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名作家在改革后俄罗斯的生活，描绘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与各种所谓的“生活的主人”的碰撞，无论是共青团的女神，还是在铁窗里口授市场规律的暴徒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品将改革后的俄罗斯社会生活和它对文学界的冲击揭示得淋漓尽致。

《第三次呼吸》发表于2003年，并获得了2004年的别尔金文学奖。作品描绘了一个试图从困境中寻找出路的人的痛苦：主人公的父亲年事已高，长期和主人公一起生活，他身上有很多令人不能忍受的生活习惯，而妻子又酗酒成瘾，夹在中间的主人公处在绝望的两端之中，生活一片混乱，毫无出路。作品开头中提出的“这是一场要下很长时间的雨，还是短时的雨”的命题，仿佛影射了主人公的生活境遇。在周而复始毫无尽头的痛苦的日常生活中怎样寻找生活的欢乐和意义，或许只有忍耐和善良，这才是“第三次呼吸”。

《跳舞至死》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自白书，讲述了一位作家父亲如何培养先天不足的女儿，勇敢面对她的出生乃至死亡的故事。作品语调轻松诙谐，与悲剧性的主题形成鲜明对比，让读者在不知不觉品味爱的永恒、家庭的温暖和人在某些情境下的无助以及死亡的无情力量。作品在2012年获得了第八届莫斯科-彭内国际文学奖。

瓦列里·波波夫属于60年代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作家，他的创作开始于解冻文学之后的相对较为宽松平稳的年代，后来又亲身经历了苏联的解体，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这一切都在作家的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对当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做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入思考，反映了社会变革引起的人们心理、道德的变化，以及造成的人们精神的痛苦和迷茫。他的很多作品都带有很强的自传性特点。

在俄罗斯经典作家中，瓦列里·波波夫较为欣赏的是19世纪的结果戈理、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20世纪的纳博科夫、左琴科、普拉东诺夫等人。从这些作家的创作中，他也汲取了很多有益的养分。从他开始发表作品至今，怪诞、幽默、幻想一直是他作品中常用的艺术手法，但他的作品的内容毫无疑问又是十分严

肃的，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甚至具有悲剧色彩。他的作品关注人的内在自由，很少对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他并不回避描绘荒谬和残酷的生活现实。

瓦列里·波波夫的创作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他作品中鲜明的怪诞色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作家曾经强调过怪诞的作用。他认为那些说教以及鲜明的时代思想每十年就会发生变化，但怪诞则会永远地保留下来，他认为那些反常的怪诞的情节正是揭示现实的悲剧性的有效手段。正如普鲁斯特所说的，许多世纪以来，从文学中保留下来的只有怪诞。在很多伟大的作家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波波夫最欣赏的作家果戈理便是这样一位怪诞大师，甚至在十分严肃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也能发现怪诞的痕迹。

瓦列里·波波夫创作的创作选取了人类生活的某些个别的时刻，有时忧郁抒情，有时怪诞讽刺，有时又沿着悲剧的轨道乐观地前行。一些学者认为波波夫的创作呈现出量子的形态，他的创作具有颗粒性，他从混乱无秩序的人的存在的流动之中选取了真理的颗粒。

但与此同时，作家创作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各个独立的作品之间从内部思想上又是互相关联的，它们仿佛构成了同一个作品的不同的章节，但这部作品是开放性的，有待于续写完成，从而构成了一个怪诞的当代生活的史诗。这部宏大的史诗的主观的情感即是积极地建设生活，相信能和谐地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在作家的艺术世界里，普通的人的幸福成为衡量善良和正义的标准，这从他的作品的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生活成功了”“正常的速度”“跳舞至死”等。

瓦列里·波波夫的文学语言十分生动，他既避免过分书面语的修饰，也回避了一些粗俗的口语色彩，他将游戏式的语言与日常生活的语言结合起来，语言中的交谈式口语的色彩使那些荒诞的情节变得真实可信。

瓦列里·波波夫的创作在群星璀璨的当代俄罗斯文坛上独树一帜，呈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他对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权威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他独特的立场使他很晚才获得文学上应得的承认和声誉：虽然从60年代他开始发表作品，但作品很少见诸重量级的刊物，直到80年代末期他的优秀的作品才得以系统地出版和发行，然而真正优秀作家的创作从来都不会被历史湮没，正如德米特里·贝科夫在评价《跳舞至死》这部作品时所谈到的，波波夫从出版第一部书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一个一流小说家的特质，他的创作瞬间就会被辨认出来，他仁慈中不含有训诫的色彩，他嘲笑周遭的荒谬现实，却又不会陷入犬儒主义的心态，他如此聪明，却从不卖弄聪明。我们相信瓦列里·波波夫的创作在未来的日子里终将大放异彩，并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关注。

苗军

2014年11月于北京

比原来向南

苗军 / 译

ЮЖНЕЕ, ЧЕМ ПРЕЖДЕ

夏天结束了，所有的人尽管心里不愿意，但对此都习以为常了，意识到这一切已无法改变，并且顺从地接受了下雨的天气。雨一直下着，下着，竟然停了。街上镶在木框里的报纸被乌黑的雨水打湿了，透过今天的报纸可以看到昨天的，透过昨天的报纸又可以看到前天的。

已经可以感受到冬天的气息，有一天晚上过道里的鞋刷子都挂上了白霜，天花板下面的铁箱子里的水这个晚上也冻透了，成了寒冷、纯净的长方形固体。锅炉工尼古拉一大清早就开始了自己通常的工作，六点钟就开始用大锤敲打锅炉房的管道，敲打声传遍了整个房子，整个房子都像风琴一样在发出嗡嗡的响声。但周围依旧像原来一样寒冷。

在工作中我发现了自己有一个危险的愿望，总想做简单的工作，比如一连几小时切割纸张。但我更为经常地是到下面，去地下室，那里坐着穿着暖和的棉衣、戴着便帽的仓库管理员斯杰潘·伊里奇。地下室的货架上放着钢板，而从后面的小屋子里伸出各种厚度的有色金属钢条的末端。我喜欢暗淡的光线，也喜欢这简简单单、似乎为光线所轻视而被斯杰潘·伊里奇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秩序。我坐在尺寸固定的布满砍痕的木箱子上，后背靠着用毛茸茸的扎人的毡子缠着的水管

子。灯光摇曳着，摇曳着，又明亮起来，水管子里的水忽然凉爽地大量地流动起来。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厂长打电话找到了我。虽然我的行为严重地违反了生产规则，但厂长对我只字未提此事，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从来不会直接做结论。他没批评我，但却通知我说，我不得不马上出差，而且越快越好。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走进我们木制的黄色电梯，回到上面我的地方去集合。

去敖德萨的火车是夜间发车。我的一个同事，一个健康的四十岁男人和我一起去，他是我生活中见到最讨厌的人。他把这次出差当作命运的残酷打击。车厢立刻就引起他的不快，然后他就开始说这事，并且说了很长时间。我耐心地听他说，我明白，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作为我的痛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原来我的生活里没有，现在它出现了，当然，任何时候都不会闲下来。但是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也睡着了，因为我非常喜欢在火车上睡觉。

第二天我几乎整天都躺在自己的铺上，窗外一直是灰蒙蒙的，并下着雨。傍晚时我马马虎虎地穿上衣服，从铺上爬下来，睡眼惺忪，身心疲惫，衣服和鞋子的带子都没系好，就来到过道里。墙上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就像个小的祭台，里面的水龙头下面放了一个带棱儿的玻璃杯。旁边的木框里挂着列车时刻表：德诺——维捷布斯克日洛宾——切尔尼戈夫——日梅林卡——科托夫斯克——敖德萨。维捷布斯克！乘务员在火车门口放下了铁的踏板，遮住了伸到下面的台阶，铁板发出撞击声，那是铁碰铁的声音，于是我们来到了站台上。

我沿着布满油渍的枕木向前走，绕过车站向城里走去。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不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走。一辆大车行驶过来，横着大车行驶的路线一个手里拿着大弹簧的男孩跑过来。一些年老的穿着男式上衣的妇女沿着火车走着，但并没有碰着它，她们提着熏黑了的

水桶，里面装着撒满土茴香的热乎乎的收拾干净了的土豆。我抓了十块儿透过报纸烤焦了的土豆，吃起来，它们掉了我一身渣。

此后我的胃口大开，我沿着忽然缓慢移动起来的车厢一直往前走。我一个接一个地穿过这些车厢，这些车厢彼此不同，但都很好，很凉爽和干净，有着松软的聚酯纤维的铺位，平整的天花板，淡灰色的墙壁布满了橡胶的小疙瘩。这里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谈话也是不同的，虽然乘车的仍是这些人。软卧更密闭些，窗户上是厚实的窗帘，还有棉质的沙发，通道也更深，一切都很寂静，声音被吞噬了，打情骂俏也被吞噬了。还经过了一个车厢，蓝色的，不太像样，就像我们的那个车厢，再往后就是餐车了。车厢之间的连廊没有侧面的窗户，但有栅栏，一个穿着肮脏的白大褂的小伙子把胳膊肘靠在上面在削土豆皮。再往前走穿过狭窄的走廊就是小吃部了，然后又变宽敞了，那里摆放着一些桌子，而且桌子后面坐满了人，一些人在用铝制的饭碗吃饭，发出碰撞和呼噜声，另一些人在等待，习惯性地抱怨着，虽然他们现在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急着去。

再往后在印着白色的葡萄的玻璃墙后面人少了一些，在墙角处有一个醉汉在那里胡闹，那是个去休假的钻探家。大家懒洋洋地试图把他安抚住，但他闹得更欢了。直到来了另外一个人，比他醉得还狠，闹得还凶，前者就立刻安静下来，睡着了。

吃完了煎牛排，又喝了一瓶啤酒，我长时间地坐在窗边，因为其他车厢里没有什么地方窗户可以离人这么近。我想，我的伙伴和我的邻居应该以简短的旅途的方式耐心地彼此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现在正沉默地坐在那里，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啊，我是多么不喜欢这种旅途的交际，匆匆忙忙，令人觉得可耻，就像大门口的爱情！

但当我回到自己的铺位，那里一切却是另一种样子。根据他们的姿态判断，谈话还没有真正地开始，我们的邻居，一个红鼻子、小眼

睛的敖德萨人并不是随意地就那么沉默着，可以看得出，他是故意这样的。

“是的，”我的旅伴说，“是这样。我刚一从车站出来，我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博罗夫科夫，我们过去的车间主任！”

“谁是你过去的车间主任我可不感兴趣。”我们的邻居缓慢而清楚地。说。“怎么能不感兴趣呢！这很有趣呀！”

“不，我不感兴趣，我的脑袋这么小，而你却用你自己把我的脑子搞乱，还把你的车间主任拉进来！您太放纵自己了。我的脑袋里有多少破烂呀，可怕。简直是噩梦。”

我们三人来到过道里，在漆黑的玻璃前面抽了会儿烟，然后就回去躺下了，而且三个人互相望着对方。

夜里我几次感觉到火车到站，还感觉到气候变暖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火车正在穿过一座桥梁，行驶在水上，周围是温暖充足的阳光。四周非常明亮，昨天晚上带着莫名的恨意看着我们的乘务员，现在微笑着肩上扛着浅蓝色和粉色温情的床垫。我马上感到我是在驶向南方，甚至稍微有点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切很好。我还想到了，为什么从四十多号人里正好选派了我，也就是说，我所有的冲动，甚至自己都不很理解的行为——这一切把我正确地带到了我该去的地方。还有一点很好，我调到了这个部门，而且立马升职了。这使所有的某一类人感到嫉妒，他们不明白，平白无故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为此需要周旋，一定要扩大横向的交际视野。要知道，你的每个下一个台阶都一定将从新的物质中来。

现在火车穿行在由小叶子的金合欢树构成的走廊里，而在下面干枯了的甜瓜枝蔓延爬到了轨道上，在那里蔓延。突然火车来到了一个大大的封闭的院落，在木制的长廊上挂着干了的家居布品。就这样火车又穿过了几个这样的院落，那里没有任何人注意它，火车开始抖动，

刹车，向上延伸的白色台阶闪现了一下，然后开始出现平坦的站台，站台被栅栏从三面环绕着。下车的人不多，他们所有的人瞬间就消失了。我就在车厢旁坐到了行李箱上，我忽然感到那么温暖和舒服，哪里都不想再去了。但我的那个讨厌的同伴当然得拖着我去出租车站。

“走吧，”他说，“这里你能做什么呀？这里现在有什么好的呀？到了晚上，如果有时间，那才好玩呢！走吧。”

他拿过箱子就向前走去。看来，他只能从专门为他指定的地方找到快乐，这样错过了许多东西。在那些指定的地方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快乐，快乐是那么的变化无常，不可捕捉，马上就会从人们解释它、许诺它存在的地方溜走。

我们行驶的那条街道铺着暗粉色的石头，向前面地势高的地方伸展。车窗里有时会闪现着从上面树叶缝隙里透过的光线，一张张人脸紧贴着玻璃向后闪去，弯曲的铁栏杆以及它们大块的粗糙的外壳不停地掠过。然后我们驶向了一处悬崖，远处的下面是令人目眩的大海，右侧是条美丽的林荫道，在林荫道开始的地方，在一块石头上立着一幅小的绿色的镂花作品。我们沿着陡峭、坍塌的道路向下面行驶。我们看到了港口大门里面宽敞的空地，空地上一些前面带有铁的尖头铲子的小货车在跑来跑去。然后我们小心地行驶在狭窄的铺着沥青的码头上，在尽头处“伊万·弗兰柯”号矗立着，它的气息越来越浓地笼罩着我们。它黑色油腻的船舷挡住了一切。不仅是烟筒，甚至甲板也看不见。货物装载已经结束了，小汽车沿着水面上的两个铁架子驶向轮船深处，黑暗的、无尽头的、光线暗淡的壁坑里。从上面对着机器掉下来一些绳索套，然后机器就平稳地上升，在高处画了一个拱形，后来就消失在那里的什么地方，那里已超出了我们的意识范围。

值班员引导我们走过舷梯，我们来到一个巨大的大厅里。右边蜿蜒曲折地延伸着一道屏障，后面坐着穿着灰色衣服的姑娘们，每个姑

娘面前都堆放着各种颜色的电话。厚重的电梯门有些开着，有些关闭着，使左侧的墙壁呈波浪形伸展。镶嵌在玻璃里的数字在闪亮，显示电梯可能所在的楼层的号码。

我们上楼，穿过明亮的浅黄色的走廊，一直向前走，然后向左转，在墙壁上时而会出现舰艇白色的平面图，上面标注了船舱号、酒杯、浴室、卫生间的图案。在平面图上明显地突出出来的是一块塑料的突起部分。这就是“Where are you”，也就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我随意地到处走动，上楼，下楼，这个红色的“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一直都成功地跟着我，无论我选择了怎样怪异的路线。我走过铁栅栏，穿越昏暗的装载汽车的大厅，在这些汽车的后面又出现了平面图和上面的红点，红色标志已深入轮船的边缘处。这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墙壁和地板都是铁制的，简单地刷了白色的颜料。我打开面前的隔舱门，又伴着咯吱咯吱的响声在身后关上舱门，就这样我向下，又穿过几个这样的隔舱。终于我下面的地板呈现出冰冷的、铁的三角形形状，这就是水声站的隔舱，也是我们此次出差的目的地。

我在这个尖形寒冷的箱子里坐了近两个小时，才弄清楚了为什么回声探测仪不能运转。它们也确实不能运转，因为有一半儿的零件都没有，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可能根本就一直没有，我不知道。我从放在黑色的木盒子里的说明书上撕下一角，在上面记上都缺些什么。现在就应该去找无线电报务员，从他那里拿到这些零件，焊上，打开机器，恐怕这样就完全可以了。

但此刻我回想起了我的搭档，这件事放他身上可不能就这么过去。他是另一种风格。在院里的时候，得到什么任务，他通常总是长时间地看着它，由于委屈和愤怒叹着气。然后啪地一关门，跑到离我们最远的那栋楼去，也就是说，要跑得远些。从那里，然后是从周围的所有地方都开始传来越来越响的轰鸣声，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